

电影文学剧本



陈白尘(执笔) 叶以群·唐弢·柯灵·杜宣·陈鲤庭

男 色

陈白尘(执笔) 叶以群·唐弢·柯灵·杜宣·陈鲤庭

內 容 提 要

《鲁迅》是一部反映我国文化革命的主将，伟大的文学家、思想家、革命家——鲁迅生平的传记电影文学剧本。全剧分上下二集，这是上集，内容主要是表现鲁迅在一九〇九——一九二七年这近二十年间的革命斗争和创作活动，着重于描写五四运动前后鲁迅在文化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重大斗争，以及鲁迅在这一系列的革命斗争中，在党的关怀和影响下，从进化论者成为阶级论者，从革命民主主义开始迈向共产主义的思想演变和发展过程。剧本塑造了鲁迅的鲜明的典型形象，并反映了自辛亥革命、五四运动至四·一二反革命政变这一历史时期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。

赵延年插图
钱震之装帧



第一章

紹興全景。城外，会稽山脉蜿蜒起伏，莽莽蒼蒼；縱橫交錯的河網，發出銀色閃光。城內，龍山與應天塔之間，粉牆青瓦，鱗次櫛比。在應天塔東北，跨過都亭橋，東西一條橫街，叫做東昌坊，坊口有一家破舊的台門。

旁誦：中國偉大的文學家、思想家和革命家，中國新文化的巨人魯迅先生，姓周，名樹人，字豫才。鴉片戰爭之後四十年，即一八八一年生於浙江紹興城內一個開始破落的大家族里。一九〇二年，魯迅赴日本求學，開始學醫；一九〇六年放棄醫學，從事革命文學活動，並參加了反清的革命組織光復會。

一艘航船從平靜的河水上駛過，船頭上站着二十九歲的魯迅。他穿着日本式的夏季學生裝，用芭蕉扇遮着西斜的陽光，向岸上了望。

旁誦：一九〇九年，魯迅由日本回國。一九一〇年秋，

他回到还处在黑暗中的故乡。

航船駛近城郊，对着一座石拱桥搖去。

桥上行人突然奔走逃避。原来紹兴府知府大人的卤簿来了。頂馬后边一乘蓝呢大轎里，端坐着知府大人。那知府微斜着眼睛，正透过玻璃窗注視着那船头上站着的魯迅。

大轎从桥上飞奔而过；航船从桥洞下緩緩而出，船头一轉，在偏門外靠了碼頭。

魯迅提着一只箱子，在一条石板鋪的街道上走过。他以平靜的但帶点悲憫的神情观察着这死水般的故乡风貌。当鋪、药店、香烛店、錫箔庄、茶館、酒肆，都从他身边徐徐掠过。空空的皮靴声惊醒了街上的閑汉，紛紛在他的身后佇足而望，指指点点，窃窃私議。

魯迅踏着石板向前走，皮靴发出空空之声。

前边咸亨酒店里散座上酒客們注意到了，都伸长頸子张望。

站在柜台外喝寡酒的阿有，是一个靠做短工糊口的农民，推一下头上的破毡帽，怪叫一声：“喔唷！”

魯迅向酒店里看了一眼，走过去了。

阿有鄙夷地說：“原来是个吃洋教的！”

一个花白胡子搖頭說：“哪里！是洋学堂的教习！”

一个紅鼻子酒客哼哼說：“只怕跟秋瑾是同党哟！”

花白胡子反駁道：“是革命党？怎么知道？”

紅鼻子一笑：“你沒看見么？”他摸一摸自己的辮子，“沒有

啦！”

阿有得意地叫道：“嘿！杀革命党，看见过么？”他将手一掬，对酒店老板砍将过去，“噤！……”老板吓得退后一步。

“他敢！”另一张酒桌上的周演生周九老爷，他穿件破旧不堪、但是緞料子的馬褂，怒气冲冲地将酒杯一摔，大叫一声，站起来， “我們周家台門的門风，不能让他败坏！”

酒客們都惊讶回顾。周演生大踏步奔出酒店。花白胡子对紅鼻子低声一笑：“是他的本家侄儿！”

这时，阿有对老板叫声：“賒賬！”一扬手，唱起“我手执鋼鞭将你打！……”正迈步要走，和周演生撞个满怀。

周演生举起长烟管向阿有兜头打去，罵道：“忘八蛋！瞎了？”

阿有連忙抱头后退，不料路边一只喂鸡的“狗气杀”妨碍退路，他一生气，随脚将它踢翻，吓得一只母鸡惊飞了。

酒客們大笑。

鲁迅走进东昌坊口周家台門。台門外貌显得破敗萧索了：瓦楞上生滿青草，“进士”、“翰林”匾后隱着鳥巢。台門里阴森可怖，冷气袭人。鲁迅的皮靴踏上石板，立刻从厢房里，从大堂前，从左右正房里，从退堂里，凡是有窗門的地方，都露出半掩的面孔和神秘的眼睛。鲁迅穿过灰暗的明堂、阴森的大厅，由中明堂向通往西院的白木門走去。

从白木門里飞出来一个十八九岁的少年，那是鲁迅的三弟，狂叫一声：“大哥！”搶过鲁迅手中的皮箱，又返奔进去。

周演生已經奔進台門，大喝一聲：“三兒！”

魯迅和三弟已經轉進白木門去了。周演生吹胡子瞪眼地罵：“沒有家教的東西！”

幾個半掩的面孔都伸出門來了，問：“誰呀？”周演生馬上湊過去，對着幾只耳朵嘰嘰喳喳起來。

在白木門里最後一進房子的小堂前，魯迅正從皮箱里取出一些糖果、糕點盒子出來，放在方桌上。又取出幾本《七俠五義》之類的小說遞給母親說：“娘，這是你要的，買來了。”又取出一本《植物學》給三弟，說：“這是你要的。”

魯迅母親捧了書，連連稱贊：“好極！好極！我正……”她抬頭看見周演生和三四位本家穿過桂花明堂向後進奔來，便迎了出去，叫道：“九叔來了，請坐！”

魯迅也上前招呼：“請坐！”

周演生板着脸責問：“你家孩子是吃了洋教啦還是怎麼？”

魯迅母親笑問：“孩子又得罪九叔啦？”

周演生看看魯迅，轉臉却指三弟說：“見了長輩不請安？”

魯迅母親恍然大悟，笑道：“家不叙常禮嘛，九叔，你進得門來，向我請安了嗎？”

周演生語塞。幾個較年輕的本家打哈哈說：“嫂子說的是，說的是。”有的向魯迅搭訕：“幾時回來的？”“從東洋回來麼？”“你是洋狀元呀，還是洋進士？”……

但一個個都借故向魯迅腦後偷看着。魯迅明白了，便笑道：“請坐下談吧。”指指後腦袋，“是不是要看看這個？”隨手脫了帽子，摩挲一下光頭說：“光的！”

周演生等人倒惊得目瞪口呆了，連声“哦，哦”，不知所答。

魯迅笑道：“別怕，我打算到长庆寺出家当和尚了。”

周演生恨恨地說：“好，好。”一边向外溜走。

其余几位本家又打哈哈說：“笑話！笑話！……再会，再会！”也溜走了。

三弟哈哈大笑起来。母亲責备他說：“你惹的祸，还笑啦？”

三弟摸着自己的辮子，說：“我要气死他們！也去剪掉！……”

这时，前院蓝門里传来一个年輕女人疯狂的叫喊声：“把門打开！我要出去！……”

周演生对着蓝門喝道：“再嚷！打死你！”

魯迅惊問：“誰？”

三弟說：“疯子！就是他的女儿！”

母亲摇头叹息：“可怜，是个好孩子，硬被他逼疯了！……”

三弟憤慨地說：“为她跟长工說了句笑話，就說自己女儿不规矩了！……”

那年輕女人又絕望地叫喊：“救救我呀，爸爸！……”

魯迅向蓝門那边悵望着。

二

魯迅在一間教室里上課。

旁誦：魯迅在紹兴府中学堂担任博物学教員。

魯迅在进行氧气試驗。他手里拿着火柴盒，对学生說：

“氧气可以燃烧，它的火焰无色无臭……”他打开火柴盒，却是空的，说：“我就来试验。但注意：不能让空气混进去！……”

鲁迅走出教室。从另一面来了知府大人和举人老爷章介眉。中学堂的监督何几仲随侍在侧，紧张地低声报告说：“就是他！”知府点点头，注意着鲁迅背影。

何几仲抢先奔进教室，大喝一声：“知府大人驾到！立正！——”

学生都起立了。

知府点点头，叫学生坐下。他看看黑板上的化学公式，又看看试验仪器，问道：“这是……？”

何几仲结结巴巴：“是上化学。”

一个学生说：“试验氧气！”

知府伸手去摸仪器。一个年纪最小、胖胖的学生惊叫道：“不能动！会爆炸的！”

何几仲喝道：“嚷什么！大人还不懂？”

知府轻蔑地一笑，故意又摸一摸，并把贮藏氧气的瓶子拿起来看看。

何几仲听到皮靴声，向知府示意一下。

鲁迅回来了，向他们点点头，走上讲台。那知府和章介眉只盯着鲁迅脑后察看。

何几仲向鲁迅笑道：“知府大人特地来看看……”

鲁迅警觉地：“哦，看什么？”

何几仲有点慌张：“唔，看看试验。”

鲁迅明白了，微微一笑，脱下帽子说：“看看吧。”

知府吃惊地看着鲁迅的光头。学生们注意着知府。

鲁迅擦燃了火柴，对学生说：“我们进行试验吧。”

那个胖胖的学生惊叫起来：“周先生！……”

但玻璃瓶已经爆炸了。

学生们惊叫一声，都跳起来。何几仲陪着知府和章介眉匆匆溜走了。

鲁迅冷静地看看溜走的人，一边用手绢扎住流血的手，一边对学生说：“大家都坐好，照常上课。”

学生们不安地坐回原位。只有那个最小的同学还站在桌旁，泪流满面，看着鲁迅。鲁迅对他笑道：“郭小鹏，坐下吧。”郭小鹏哭得更凶了。鲁迅笑道：“不要哭。……”

另一个约摸二十岁的学生韩立本怒睁双目，切齿骂道：“哭什么！这两个家伙都是杀秋瑾的刽子手！……”

鲁迅平静地看了韩立本一眼，说道：“现在继续上课，我们再来试验。……”

知府大人走进监督室，脸色苍白，一言不发。

举人章介眉摇头叹息：“危险，危险！是个革命党无疑了，而且还一定会制造炸弹！”

何几仲囁囁着：“是，是，一定会……”

章介眉对知府说：“公祖，我看就下手谕吧，先把他……”他用手做个抓拿的姿势。

知府喘息方定，看他一眼，没有开口。

章介眉又冷笑说：“这班人在外国学什么声光化电，无非

为了图謀不軌！秋瑾那个女囚，不就制造过炸弹么？”

知府暗暗一惊，但沉吟片刻才說：“說起秋瑾那件案子，章介翁是有大功劳的。”

章介眉微微欠身說：“公祖过奖了！”

知府話头一轉：“不过目前哩，不比当年了：大局不稳，朝廷忧患重重，我們也不能操之过急！”

何几仲連忙說道：“是，是。大人所虑极是！”

章介眉眼珠一轉，沒有說話，脸上露出冷笑。

知府又說：“但是哩，何监督，你要細細調查，随时提防，看他有无越軌行动！”

何几仲連忙躬身：“是，是！随时向大人禀报！……”

三

是清明时节了。

魯迅率領学生在龙山上采集植物标本。学生們漫在山坡上追逐着，呼唤着，嬉戏着。

魯迅走上山头，向另一边山脚下望去，只见一片丛冢中間点缀着飞舞的紙錢灰和点残的香烛；还隱隱听到哀哀的哭泣声，在春风中飄蕩。

魯迅坐在一块岩石上，吸燃一支香烟，沉思着。忽然看见石头下面有一颗結着小紅果的植物，拔了起来。回头看见韓立本和另一个年岁相仿的学生叫李振邦的，正跑上来，便指着那植物說：“这就是平地木，我們紹兴人叫作‘老勿大’，老了也长不大。”

韓立本接过“老勿大”，神秘而兴奋地笑道：“周先生，我們去看了她的坟墓。……”

魯迅站起身来，看着他們。

李振邦忍不住說了：“秋瑾烈士的墓。就在那边！”

魯迅肃然起来，問：“荒蕪了么？”

韓立本憤憤說：“連块墓碑都沒有！”

魯迅向山下瞥了一眼，說：“你們俩帶着同学回学堂吧。”

韓立本对李振邦一笑，說：“好！”二人轉身跑了。

魯迅依着学生所指方向望去，只见一片荒冢，层层叠叠，都是一般模样。

忽然，风过处，青草低垂，一座坟头上露出一丛紅色鮮花来。魯迅一惊，对着那坟头，飞步奔下山去。

在那放着一束山茶花的坟头前边，还有一壶酒和两样果品，但又沒有香烛紙錢之类。魯迅惊詫了，举首四顾，却不见一个人。魯迅怀疑地看看坟头，正在納悶，只见从一簇小树林中走出一个人来：头戴毡帽，身穿旧夹袍，足登布鞋；头发約有尺多长，随风輕拂，仿佛沒有打辮子；两臂紧縮，象抱着个什么，低头径直走来。那人也发现前边有人，突然煞住脚，睜开一双多白的眼睛盯住魯迅。

魯迅迟疑地向前一步，惊叫起来：“你是——范爱农？”

那人后退一步，也反問道：“你是——周豫才？”

二人互相注視，点头，微笑，走近了。

一块长木片从范爱农怀中跌落下来。魯迅拾起一看，只见上面端端正正写着十个字：“鉴湖女俠秋瑾烈士之墓”。……

范爱农用一块石头将木片做的墓碑打入坟前的泥土中，端詳一下，然后和鲁迅向龙山頂上走去。……

鲁迅低声問：“听說你从日本回来，就被秋瑾的案子牽連了？”

范爱农瓮声瓮气地說：“一场官司，弄得傾家蕩产了！”他反問：“你不是在日本办什么杂志，提倡文艺的么？”

鲁迅笑道：“一样也沒办成。”

范爱农憤然說：“在中国什么也办不成！人心都死了！”提起酒壶大喝一气。

鲁迅摇头說：“人心倒沒死，只是愚昧、麻木得可怕！……”

范爱农更加憤激起来：“邹容、陈天华、徐錫麟、秋瑾，多少烈士抛头顱，洒热血，为国牺牲；最近广州又有七十二烈士殉难了，可曾把国民喚醒？”

鲁迅回头看看秋瑾坟头上的紅山茶花，反問：“这不正好証明人心沒死么？”

范爱农不愿爭辯，只顧喝酒，叹气說：“你要这么說，听你！”

鲁迅想了想，說道：“听說陶成章、王金发他們都还在活动，革命倒很有希望。”

范爱农睜着一双多白的大眼看看他，沒有說話。

鲁迅慨然說：“但是，中国的国民性沒有改造，即使革命成功……”

范爱农把酒喝完了，摔开壶說：“所以沒有希望！”

他們走到山頂。鲁迅停步，向他微笑道：“你如果少喝点

酒……”

范爱农几乎跳起来：“在日本学了一套‘ABCD’、‘声光化电’，回到中国只能教几个孩子念‘赵錢孙李’、‘子曰詩云’！我还能做什么？……”他惨然一笑，不說了。

魯迅在岩石上坐下，沉思着說：“我倒是教了声光化电；但有什么用呢？中国人需要科学，但更需要反抗精神！”

范爱农愕然看着魯迅。

魯迅繼續說道：“只有中国人不再安心做奴隶，中国才有希望！”

范爱农还是默然不語。

魯迅迫切地看着范爱农，低声說：“我們約几个朋友，办一份杂志，或者报纸，不行么？”

范爱农神情有些混乱，反問：“在日本都失敗了，你不怕碰釘子？”

魯迅更靠近他，微笑道：“总比悶死强些吧？”

范爱农激动地看着魯迅，想說什么，回身看看将暮的天色，愀然說：“再談吧，我还教着一群孩子，要回去了。”說罢轉身下山。

范爱农縮着双肩的背影，消失在暮色中了。

魯迅佇立山头，陷入沉思。

暮色更深，城市里一片昏暗。头上閃出几点寒星。

魯迅沉默着。他的內心声音在低吟：

灵台无計逃神矢，

风雨如磐暗故园。

寄意寒星荃不察，

吾以吾血荐轩辕！

四

一条街道上。店铺纷纷上門板；肩挑着、背背着衣被箱籠的人都慌张奔逃，有的向东，有的向西；轿子则从慌张的人丛中穿过；几个巡警一面脱制服，一面向小巷中隐沒；孩子被大人打着拖回家去；到处有被踢翻的“狗气杀”，鸡犬在街上乱窜。只听得满街上嚷嚷着：“来了！来了！……”

旁誦：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，武昌起义；不久，杭州光复。绍兴城内则一片混乱。

一顶轿子慌慌张张穿过街心，轿内坐着换了便装的知府大人，用折扇掩面。后边跟着大大小小一串轿子。

范爱农剪去长发，兴冲冲地擦过一串轿子，径向绍兴府中学堂奔去。

学生们集合在操场上，有的正剪辮子，有的在搬运体操用的刀枪，一片欢呼。

鲁迅和几位教员正忙着分发大叠传单，指挥学生。

范爱农冲了进来，摘去毡帽，露出胡乱剪过的短发，纵声大叫：“从今天起，是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啦！大清朝廷

完蛋啦！知府知县都逃走啦！”他又抓住魯迅的肩膀直搖，眼泪直流。

魯迅欣然說：“愛农，你来的好！我們一起上街維持秩序，安定人心，向国民們宣讲革命道理去！”

范愛农搖頭說：“不！你們上街，我到杭州請光复軍去！”轉身就跑了。

体操教員提了一把長刀，向魯迅笑道：“这可頂用！”

韓立本提着腰刀，李振邦扛着木制步槍，跑來問：“周先生，就出发么？”

郭小朋忙挤过来，举着槍說：“先生！我也去！”

魯迅摸摸他的光头，笑道：“知府逃走了，你还哭鼻子么？”同学大笑。郭小朋跑开了。

韓立本問：“何几仲呢？也逃走了么？”

李振邦举槍大叫：“他来了！”

何几仲大搖大摆地冲着学生走来，一迭声問：“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們要造反呀？”

韓立本冲他叫道：“革命啦！你知道不？”

何几仲气呼呼地叫：“胡說！知府大人知道了，要砍你們的脑袋！”

学生們嘩然大笑。韓立本大叫道：“你的知府大人早逃走啦！快追他的轎子去吧！”

何几仲还不相信，叫道：“你們造謠惑众！”看见魯迅和教員們在一边，忙跑过去責問道：“周先生，你是为人师表的人，都带头胡鬧，出了事你負責呀？”

魯迅冷然說：“这几年杀了那么多革命党，你負責么？”

學生們都围了过来，哄笑了。韓立本抄到背后，揮刀割去何几仲的辮子，叫道：“我負責！”

何几仲狂嚎一声，抱着脑袋逃走了。學生們爆发出狂笑、欢叫。

体操教員吹起口笛，大叫：“站队！出发了！……”

何几仲披头散发奔进挂着“文魁”匾的章家台門。門口列着許多空轎子。

花厅里坐着好多位乡紳，恭听章介眉談話：“杭州挂了白旗，增撫台被捕，革命党算是得手了。知府、知县也都逃了，城中空虛得很！……”

周演生忧形于色地哭道：“为臣者尽忠的时候到了！”

章介眉抹着鼻烟，悠然笑了：“你不要迂！大清的江山算是完啦！他們做知府的都可以弃官而逃，你还尽什么忠呀？”

另一位乡紳战战兢兢地：“可是你我都吃过朝廷俸祿呀，革命党会饒我們？”

章介眉笑道：“你我都是汉人，怕什么？杭州光复了，革命党还是推出湯寿潜来做都督。”

一位五十来岁肥头胖耳的紳士、本城的財主祝斌卿欣然叫道：“哦！湯寿潜，他不是我們沪杭甬鉄路局的总办么？”

章介眉点头道：“跟家父还是同寅……。”

何几仲闖进花厅，声泪俱下地叫道：“介翁，介翁！我的辮子……”